

~21
1586
19



特21遠八門
1586
卷20

七十九回

此回乃一部大書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宜至此一日一日寫至初十今又寫至看灯夫看灯夜樓上嘻笑固金蓮瓶兒皆在獅子街也今必仍寫至此時此地見報應之一絲不爽此回總結財也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詩放於西門泄精之時而積財積善之言放於西門一死之時西門臨死囑敬濟之言寫盡痴人而許多帳本總示人以財不中用死了帶不去也

吳神仙起先在周守備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撐宝筏

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廟中雖有神仙其奈地府何
蓋深示人以及時行善悔則無及矣

孝哥必云西門轉世蓋作者苦心欲渡盡世人言雖
惡如西門至死不悟我猶欲化其來世又明言如西
門慶等惡人豈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來世也
寫西門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個不少然止資妻涼
不似瓶兒熱鬧真是神化之筆

此回內即寫李三來爵負恩頓批之事真是冷煖二
字中一絲也差不得

鴻守信義故賢于雀然而春鴻亦不能久留矣此
方知命名之妙觀反往張二官家去方知苗員外送
童之意為報喪帖勾魂帖也

寫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寫盡小人心已寫盡後文
趙承張二官之意真是一筆當千萬筆用也

女婿斬衰泣杖其非禮為何如乃反襯瓶兒死其奢
儻處更難堪也

太... 命... 故... 又... 廿... 一... 官... 宋... 去... 衣... 賦... 員... 傳...

第十九回

西門慶意惹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詞曰

人生南北兩岐路大是世事悠大等風絮大是造化

弄人無定據是番來古去往今到橫直豎上天下地

也眼見都如許嘆盡一篇招薰賦到如今空嗟前事功

名高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

茅舍總是傷心處 右調青玉案

話說西門慶姦婬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

親家母崔親家母孟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
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
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
食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過
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爲子虛哥你送
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
舅頭裏使來定見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
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
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求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
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七喘每生

拜罷于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
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李銘等
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罷出門同李
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寫
爲下文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
反襯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五芝兒前日何
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便出并呂賽兒好友叫了
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
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
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

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債極運去也又說
 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鹿兒我
 身也又跟到那边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
 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
 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王太太穿
 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
 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
 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
 了這件袍兒你又奪寫月娘利銀兒之財直至此處猶他
 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要喝貪心
 和他罵嚷七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映簪折西門慶

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
 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
 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王簫問如意兒擠了半
 既于妳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叫
 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
 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錢頭簪兒四個烏銀戒
 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簫明見主子使他幹
 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必用玉簫可想此處
 玉簫吹簫惠連吹散金連花事已蓋為玉簫一總也夫
 玉簫吹簫惠連吹散金連花事已盡因惠連與三友同作斷腸地連忙鑽頭見縫袖的头

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
磕頭就拏回空甌子，見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
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稱帶了他姐
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
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珠七
光油七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
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此不又一件是兩個
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
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房內，錦托兒褪於袖
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他

們在炕上，王經扒着看，他打聽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
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
是恁沒精神？將待死西門慶在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
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
等慢上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
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
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
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灯市鋪
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叫丫鬟整理。
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備，穿上衣裳，迤到

獅子街灯市裡來。一部炎涼書屢次寫灯。蓋以灯之熱無多時且其屬虛花。以比其炎熱不久也。但見灯市車馬轟雷灯眩燦綵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瘁好風催

羅綺爭馳聞錦迴

熬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灯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挑的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下飯菜蔬舖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灯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

便玉簪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所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盤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昭將這一桌酒菜脫夕留着吳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于是騎馬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送承你厚礼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

怕另有个心上人兒了一語入賁四嫂總是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

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

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

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几位堂客西門

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灯酒兒只請

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六

还有一席酒請你每眾夥計娘子走上是必到跟前又

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个帖兒來怎敢不去為下文上紙受

辱作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

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攪擾了他去落後罵了

來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刺上的落後又叫爹娘

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

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

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挑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

眼直上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休唱你就唱个兒與他所

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嚶耶嚶他對我說

他几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

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

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

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

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上去

傷心語蓋明點瓶見
夢中語為下文黑影

映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

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

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

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

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

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

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

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

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點明荒僧藥去梵僧那婦

人用手揉弄弄得那話登時杳稜靈腦橫筋皆見色若此

肝藥時一照此銀托子和白綬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按

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

酒唾舌頭頭笑與初會吃至掌燈馮媽七又做了些韭菜

猪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

下去兩個就在裡間煖炕上擦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

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卓上一

面糊紙門關上澡牝乾淨脫了褲兒鑽在彼窩裏與西門

慶做一處相樓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

何千戶娘子藍氏慈情如火寫盡那話下分堅硬先令婦

第一奇書 七十九回 九

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擁確了約二三百度
擁確的屁股連声响噫婦人用手在下揉着妙情越心子自用
可想口中叫達七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
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腳帶
把婦人兩隻腳拴在兩邊獲炕柱兒上與葡萄架遙賣了
個金龍探瓜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
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興
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俯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後
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
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性在龜頭上懷進去婦人陰中

麻濟不能當六兒一般技量方可死西門也急令深入

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戲將龜頭露其牝口又
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至處流出如蠟之吐涎

又與葡萄架遙對燈影裏見他兩隻白生七眼兒繞在兩邊吊的
高高的又與葡萄架遙對一往一來一衝一撞眼與不可過因口

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七只要你
松栢兒冬夏長青更好映責四姨却是後文休要日遠日疎頑耍厭

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就是
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
錢他不曾養老婆的他肯推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

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好達上等他來家好及替他娶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的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攔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你的故作滿語以視喪命也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解卸下婦人腳帶來撲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總點茶軟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駁討舖子

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力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寂閭巷內大吠盈上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浸人子虛武大皆來矣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巡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鐘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
所見來了、連忙一礮礮扒起來、所爲鐘馗向前替他接衣
服、見他吃的醅酏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
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裏、口中啣上兩七、說道：小淫婦兒、你
達達今日醉了、收拾舖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
歇下、那西門慶丟削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
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裏摸他
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
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搥弄、躡

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
的妙、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
了西門慶、醅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
達擺佈你、你達今日懶待動、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
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
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
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罇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
下三丸、恐怕力不效、于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
慶口內、醉了的人、驕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
也、一服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

拴在棍上

所以做白滾帶為
此處張命用也

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

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

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翁翁然渾身酥麻暢

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接舉股一起一坐妙景可想
又定好看那話沒

被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淋漓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

西門慶揉着他撈弄只是不理又寫
西門婦人情不能當以舌

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搜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右左偎擦

八字寫盡所為翻夾
復去橫冲直豎也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

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此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

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張的猶如炭

火一般害繩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

然則婦人
上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

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婦人

又造
化也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

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

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箇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

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止

盡出其冷氣而已比武大何如看其翡翠軒葡萄
菊架諸樣亦須看此等樣子良久方止

婦人慌做一團便攆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

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日森然莫知所

呵。嗟。子。曰。我。何。堪。此。極。

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膿在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
多了看官聽說一也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道盡又曰
嗜慾深者其生短淺道盡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
知油枯燈滅道盡過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入佳入體以形
雖然不見人頭落

元與舞世歌寐
腰間仗劍斬愚夫
大章法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晨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
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
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慌
看樣
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見

看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
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
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夜月娘听
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
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竟飛天外魄散九霄
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
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
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
住了不然好輕身子見這一交和你善哩不是卿與春梅
或者無此一交
殺人而理之日非我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
誰其理之也一笑

誰其理之也一笑
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

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總來心虛月娘

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

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

了半碗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

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日月娘道你

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

前邊看着姑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

衆官客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

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叫春

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前鏡台春色湧泉之精只消用得此一日妳痴人須想

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痴人春梅扶着

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是是蕩蕩做不的

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

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

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

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

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

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此所為殺人不見

傷病物蹤五如比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

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教我拏茶當酒與

他吃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了酒好七打發他睡了自從姐七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七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活是金蓮此對武二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說太郎病症何如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箇因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此何九鄂哥何如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

童雋力教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來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益寫了殺人之金蓮不得不飛舞也說道姐七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七有皮姐七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是金蓮不特妾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語者豈少也哉欺父欺君當何此類也可恨可恨又道姐七你再問這兩個因根子前日你往何于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真道叫我拿帖兒

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
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髻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
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上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
大兒娘母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
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金蓮一味推人迷忘忌諱月娘
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他浪擲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
姐纏頭出個皂自來了總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像韓
道國家這個淫婦姐上還噴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
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
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

在他家使喚來點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不快金蓮處有皮心處那金蓮不
便罷折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都紅了用筆便罵道汗那
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口強時穿易後文
还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
在俺姨娘家往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
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
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是撒謊那金蓮一声
兒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總是與月娘對頭不着声色俱出月娘主張叫雪娥
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
見平安兒徑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

第七十九回 十七

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
擺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真參
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
去哩還來真參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
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二四小水角兒
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
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
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瘰來
連腎囊都腫的明流溜如茄子大但溺尿上管中猶如刀
子掣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比春被露腦何如比外邊排
一泄如注又何如

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
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人
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
了任醫官教瞧上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你要只顧耽着不
是事你偌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
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
日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
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
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嚅道前日打攪哥
不知哥心中不好喚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

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且伯爵道哥你如今
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
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
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上說又沒甚
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
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
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淡上說你使他叫唱
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說了一
跳西門一息尚存伯爵猶一我今日總來看哥西門慶道
絲不走滿身滿口奉承也我今日總來看哥西門慶道
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

去不的大調理兩日見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看哥
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藥
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楊長出云了西門慶于是使童童
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實
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
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在醫之口尚說畢作辭起
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
上火可清下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種痛
水難生也溺尿甚難比一泄如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
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

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娘兒兩個自恁來看七便了、如何
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
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開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
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眾人見節請
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
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叫玉簫攬扶
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
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爲玉簫一結盜至
此玉簫声咽即陽
閑調亦不
能成声也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
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拿

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
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
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
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此時衆人俱不以
西門死爲意也吳月娘恐怕
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眾人吃了一
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
自在側上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于是作辭
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对你大娘
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
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医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

看七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
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衙上胡太
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七你。西門慶道：胡太醫
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筆使瓶兒與西門死處一總月娘道：藥醫
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_{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
見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
請了胡太醫來。適有琴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
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
溺血之疾。所以云胡說也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藥
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_溺出來。乃武大討用利錢者

娘慌了，打發桂姐與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
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
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
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此梵僧藥
何潘金蓮晚夕不啻好友，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撥弄
死而復甦者數次。明林春泉之惠多多矣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
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
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騙三，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只用此四字一點不堪之甚
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見，于是月娘替他穿上
煖衣，和金蓮肩搭搗，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止房鋪

下被褥病枕安頓他在明窗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
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于後邊臥房看
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
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边火倒退下了只是下边腫毒常
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
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刘號橋齋年半
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
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
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
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

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
劉橋齋來看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前藥
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
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
猶是典賜妙藥妙絕妙絕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
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
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
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
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
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見剛纔太醫看

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
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怎偌大身量一家
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
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就
頓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
用的有柱、搗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
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王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
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
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
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

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
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
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
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
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寫月兒與衆人不比及到晚夕西

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劑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
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
生出疔瘡、來流黃水不止、或者在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過
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

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映月一面又

使小厮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
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灾骨瘦形衰之病實
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
地廟前起以玉皇廟歸宿于土地廟為熟字結煞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
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
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瘦病
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診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
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
治療一部結以此吾有詩八句說與你所只因他

醉飽行房恋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
何吳神仙屈指尋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
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
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上來克于水正月
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
二句妙絕壽源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
我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
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
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
愿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
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
一筆將一部金蓮
貶到與妓者一樣西門慶自覺身体沉重要便發昏過去
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是臨死
光景好
雖回首同又不肯告人說只叫人所守着他見月娘不在

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蓮

必待月娘不在亦明
知月娘不相容也

心中捨他不

的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

我的靈休要失散了

與分香賣履
一樣痴景

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

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

是撒潑
後心事

西門慶道等他來

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

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

做夫妻一場

是不能容金蓮情
景言下已深恨矣

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

不出聲來

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曾
几何時受囑者亦囑人矣

說道我竟自家好

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

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千古

痴人同 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呵

聲一哭 撒發一事作者曲上寫出 那月娘不覓桃花臉上滾下珍

珠來放声大哭悲慟不止 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 西門慶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

靠兒無兒靠婿 反刺後文寫 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 姓奸

回首茫然 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 囑敬濟

好友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

囑敬濟 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

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

交一宗休要開了 結段子舖 賁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百

結絨線舖 六 吳二舅絨線舖是五千兩 結絨線舖 都賣

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奴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說了叫你

應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还欠五百兩

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 連利六百 討來發送我你只

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印子舖占用銀二萬

兩 結印子舖 生藥舖五千兩 結生藥舖 韓夥計來保松江

船上四千兩 四千 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股去接了

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 已算定道因之拐

與敬濟不經 前边刘學官还少我二百兩 二百 華三薄少

我五十兩 五十 門外徐四舖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

第一奇書 七十九回 廿六

三百四十兩以上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兩然則西都門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遂造如此之孽吁可畏哉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豈知顧攬不過娘兒們來可嘆說畢哽七咽七的哭了好雄末路同此一付眼淚陳敬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傳夥計廿夥計吳二舅賈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眾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門安看者也有許多猶場中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还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老陽之數剝削已盡一化孝哥素而頑菓猶存亦見天命民豈不以惡人而滅絕也誰謂作伴擇官者不知易也哉

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又是陽數合三十三又見陽男與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

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疾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子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貽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凡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此數語與醉飽行房一往相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并與開講一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絕又自與舞裙歌扇一絕前後板排又是一般章法共成參差錯伍之致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一句點醒慌的吳

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叫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

玉樓寔終始諸人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

去了手中拏將一摺紙見了玉樓月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拿榻子伺候見月娘看七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日內纏沒氣見一句緊按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所以分明官哥爲子虛化身也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二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

一句冷字起頭傷心煞人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造

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
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
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
走就不說鎖上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
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
出对着金蓮說原來大姐上怎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
防範起人來了玉樓已死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
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黃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
材板來叫匠人解鋪成柳聚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
大廝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

吳二舅家夥計都在前所燒紙收封捲蓋蓋上紙被設放
香几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
斷氣合家都不犯囚煞請開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
被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
人各處報喪交脚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俱不
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
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亦非靈前還禮月娘
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
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
茶飯傳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與管厨吳大舅

與甘夥計陪侍人客，一樣諸人辦事只資叙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細絹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老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眾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基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蹊蹺古怪事，不說眾人理亂這庄事，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瓶兒死，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个女兒，伯爵愕然道：二字有

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个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則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見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在还不六十分歷練。一結廝盡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見有他娘在。又見大舅底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个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个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北薛嫂說楊姑娘何如。前伯爵幫吳大舅說大施情非此語平方知前文之妙因問道：有了發

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
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
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
畧將軍西門公之柩帥也叙來一事不那日何千戶來吊
孝灵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
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个也不許動都
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
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边
人拖欠銀兩不还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古道
門素日放帳一映
又依下文春為也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

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
兖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
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
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
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郎差快
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一封鴻雁
故人書令
人眼淚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
盈把景禍福迅速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
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醮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
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贈每都

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
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曲盡人情却是眼前恒事那來
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
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
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
問討的批交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
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怒把李三路直
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
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乍敢忘恩負義。直照他經發
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小的鬼魂是

不知恩的耐耐李三這孽債命見姐夫沒了儿日就這等

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老作用人情如此李智黃四

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
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叫他替俺追七這銀

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察問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

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郎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

人情又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

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厮倒做了管手狐

狸打不成割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提

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死相護何況又同察之間你等

怎抵闖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可。我听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殺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也還他，就是了。這今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个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个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姓于說不做錢糧，何况又黑眼見了日晃。

上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

人情又如此，一略寫來令人不禁淚。

到次日，季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猪首三牲，一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掣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人情又如此。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為証。

第八十回

看官着眼看他大千筆處，看他一絲不乱處，在乎何處，看他止用二人發放一部大題目，一曰售色，一曰盜財，是其一絲不乱處，是其大筆如椽處。夫色不可售，而西門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財不可盜，而西門之財，亦有所盜之也。止用兩筆，將一部作惡的公案，俱已報應分明，不差一線筆力。簡捷如是一部書，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銘之名為可笑，何則？俗語云：裡明不知外暗，觀其轉財物，方知其命名之意，是故此書無一名不有深意。

夫文章有起有結。看他開手寫十弟兄。今于西門一死。卽將十弟兄之案。緊日接手結完。如伯爵等上祭。是也。內除花子虛死。連雲裡守八人。一個不少。却抽出雲裡守。留至一百回。結煞二搗鬼。完熟結。冷遇之案。故此回止以七人結之。再于其中出脫吳典恩。另結。却又止用六人。今添一花子。孫作七人。是明七冷結。于虛文字參差之妙如此。

于祭文中。却將西門慶作此道現身。蓋言如此鳥人。豈成個人也。而作如此鳥人之幫閒。又何如乎。至于梵僧現身之文。寔爲此文遇了那樣鳥人。做此鳥事。

以致喪此鳥殘生也。

王六兒上祭。蓋爲拐財遠遁之引。莫計月娘吃醋。又借罵王六兒。將桂姐銀姐。隨手抹過後。一影月兒。以王三官與桂姐同結。蓋又結林氏。又借張二官將伯爵李三黃四一齊結住。總之第一回東拉西扯。而由此回。却又風馳電卷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觀三日演殺狗記。固知予言不謬。

寫月娘燒瓶兒之靈分其人。而吞其財。將平素一段。奸險隱忍之心。一齊發出。真是千古第一惡婦。以我生七世。不願見此人者。蓋以此也。

寫月娘與李鴛相爭，真是棋逢對手，作者何惡月娘之深而醒之以不堪也。
補寫蔡御史總為西門之交游放聲一哭，接寫一伯爵更不堪也。蓋十弟兄惟伯爵更密些，故寫一伯爵以例眾人。

第八十四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詩曰

倚醉無端尋舊約，
靜中樓閣深春雨，
抱柱立時風細七，
分明窗下聞裁剪。

那因惆悵轉難勝，
遠處簾櫳半夜燈，
遶廊行處思騰七，
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眾僧人做水陸。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時節白賁光七人坐在一處。

守爲官花子虛已。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光

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

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

推不知道妙絕酒土也。睜七後人眼睛兒。此二字更妙數語爲他

五闌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句猶是謔言若你我如今

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奏上七錢辦一桌

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水加

爲水用水先生作文蓋水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

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緇求。弄到此方這個好不好

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奏出銀子交與伯爵

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

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金

訛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禮抬到靈前擺下陳

敬濟穿孝在旁还礼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

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撈了奠酒只顧把視文宣念其文畧

曰

維重和元年歲次戊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

生三字當應伯爵謝希天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時

節白賁光謹以清酌庶饗之儀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

的不怕硬的不降是鳥性情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

是鳥囊籛頗厚氣槩軒昂狡滑之極逢樂而舉遇陰

伏降狡滑之極錦襜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狡滑之極

罵盡統纒作者命意本言西門為一身人而已未必有

借諷有也若以予為有八角而不用撓相逢風帆而疑

痒燈當伯爵輩所受恩小子常在膝下隨幫也曾

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錦而猖狂正宜擗頭活腦久戰

塲世之恃因禍狠死而無胡為雁一疾不起之殃疑今

你便長着你脚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脚倚靠

何方唯上他烟花之寨唯靠他八字紅裙再不得同

席而假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温香撒的人垂頭落腳

西字是閃的人牢温郎當四字是今特莫茲白濁是鳥

次獻才是鳥靈其不昧來格來款向享方了鳥身一

視元惡大好直日一鳥而已其才度相越為

何如吾故云玉樓觀天下無難處之事也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

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所見西門慶死了鋪

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

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

家桂卿桂姐情上對李嬌兒說備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

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汲個不散的筵

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上教空銘稍了家去防後你还恁
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
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所託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
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
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
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
用了月娘險小厮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矣
見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孀來與爹上紙
在前边站了一會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
還氣忿不過便罵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

大孀大孀賊狗攬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
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安
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边說了不曾來
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
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七你怎麼這等的
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舅子漢領着咱借多的
本錢你如何這等得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
去叫二姐七三姐七好七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
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總不言語了
良久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

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
爲拐財安根見雖是道國有心亦是月娘待人不忠厚之報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
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立不
未到日落就要家去

隨手收拾

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

駭計每伴宿你到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
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上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
了果然有許多街坊駭計主管着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
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和會中三人帶也有一

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擬演
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功夫戲文

予言繼殺狗記而作此戲可見益特爲熱結文章一

外砌着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
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
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
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
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

絕妙行樂之地

于是赶人散一亂衆堂

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赶眼錯棹了
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

邊咱就任你屋裏去罷敬濟听了得不的一声先往屋裏
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婦人
話解開褲子婦人解開仰臥在炕上雙兒飛肩叫陳敬濟
好要婦人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鴦兩百年情真個
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
擺一個玉莖忙舒耳边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
鶯恣蝶採嬌妮搏弄百千般狂再羞雲嬌媚施逞千萬
態一個不住叫親上一個橫袍呼達上得多少柳色乍

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
次日這小夥兒嚐着這個甜頭兒早晨走到金蓮房來金蓮
敬濟二人專自此特金蓮还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窓眼裡
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營庫房的這咱
还不起來今日看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
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
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拿鑰匙與敬濟敬濟先叫春梅
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窓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啞了一
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嚙甜唾願心溢肺腑有詞
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

窩愁粉黛瘦損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成紅

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以上寫品

王之詞屢上矣此又寫一啞

舌作者之才真千伶百俐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

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

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駿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

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兒後來是與桂姐

不同道者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

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便嗔他兩

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鬼

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

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生兒也不

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二日西門

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眾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

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劍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

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此西門每

祭送之遺也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

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

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

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久矣想其如此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又遂其意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又遂其意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上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痴心客寡月娘真二十分狠二十分險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

然則外暗也

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七教李嬌兒偷

東摸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且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

這個不字

月娘殺

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

就及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

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

也有二字可嘆終不似

財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眾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掩土畢一路寫來諸事與瓶兒一點不差而彼執此令真可痛哭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真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

夫韓姨夫與眾駭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于十二眾
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西門一生吳道實終始之
蓋言其一生無道二字盡
也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
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荅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辞
回衙門去了去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十二眾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了吳大
娘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
卿桂姐在山頭悄上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
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
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是他如

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
當家理紀你那裡便肯出身你在這裡守到老死也不怎
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為本趁炎附勢為強不可錯
過了時光這李嬌兒所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
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
與李銘一對仇人偏是他二人妙攔在腰裏轉了家去賤的月娘知道
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赶到舖子裡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

已恨金蓮矣

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在這花娘惱羞變

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
 姑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
 嚷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七哭七叫七嚎七到半夜三更
 在房中要行上吊買花者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
 大舅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可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
 留下他衣服頭面說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裡做小
 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
 吳大舅居着官文不敢張主大舅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
 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
 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丫頭

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到好買良為娼一句慌了場子
 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七臉兒月娘同鴛子拜辭了月娘
 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
 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
 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
 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治時偷
 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雖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
 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為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

滿房夜七換新郎

兩隻玉腕子久拉

一雙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眾人都在旁解勸潘

金蓮道如能休煩惱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

到想海東金蓮此時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

大姐上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

爹來了在所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

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

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七我來對

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

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

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

月娘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同敬濟說

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

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

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靴

襪四尾白鯨四確蜜錢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傷心

來不堪事寫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

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錢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為

人一微傷心之苦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

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所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茶
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
場長起身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
那欢喜又是那慘戚于古傷心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
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
守空有家私眼看看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書節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
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
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空端兒三十四歲度婆瞞了六歲

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請着使了三百兩銀子來到家中

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

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熟不在話下

結了桂姐就交與伯爵李親娘總成虎豹

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
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
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幾兩金銀往東京尋了
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
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
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
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

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脚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
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此唱
的還喬果然正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
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
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
人不嫁張二官道果你打听著待有嫁人的声口你來對
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
人名來爵兒等我对他說若有出嫁声口就來報我知道
难得你要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
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

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
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上打
听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
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看官道
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棍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他
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一筆結王那一日不吃他
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爛尚熱便做出許多不
義之事正是盡虎盡皮難盡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
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第一奇書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上某妾行人眠

第八十一回

夫西門吃藥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嬌兒盜財歸院
完蕪兒子虛公案也此回道國拐財完苗青公案也
來保欺主完蕙蓮來旺公案也一部剝七雜七大書
看他勾消帳簿却清七白白一絲不苟

點染胡秀處總欲結王六兒一案以為道國拐財之
由而必自苗青處來乃又結苗員外之死也文章又
非死板論殺者王六兒與西門私却在胡秀口中杭
州地面結六奇

來保請敬濟上馬頭請表子又早為敬濟後文伏脉

翟親家乃如此結煞而喬親家又絕不音問人情如
盡

來保妻弟劉倉妙絕與李銘一樣蓋言留藏夫有留
藏之物何所不有况妻弟哉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楊來保欺主背恩

詩曰

燕入非傍舍

鷓鴣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寧
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
慶手扎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

楚雲一場春夢自由巫雲此西門內雲不盡之孽也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

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在問柳飲

酒宿婦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

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

先是韓道國請了個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

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

遊寶應湖是此等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鴉子

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鴉子王一媽做生日

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自來應到不

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寫數人加西以

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酒罵了幾句說這

不知在那里味酒味到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客

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

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上响上說你

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着掙你在这里合逢着丟宅

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

做買賣你在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些哩得人

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着此一段者所以結在

不好再往揚州拐騙楚雲也苗青使道同拐而去

筆墨周旋之至豈開文哉對玉枝兒鴉子只顧說鴉子

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

胡秀大喫小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七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了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發來保推他往屋裏，捱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入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敗露，終歸臨清，不往揚州也。則又爲愛姐下線，豈開文哉。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開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飲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得一字。既下一波，便且結住。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長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所爲夢也，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着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

頭作別錢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
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跼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嚴者從
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
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不
來保必這韓道國听了此言遂安心在懷揣着來保不說
同聞矣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
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
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
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
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情

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
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
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
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回
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
你到家好又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
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塚往清河
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
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是新賁正出南門看見韓
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

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
挈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帛這韓道國听
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
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善惡分界有心要往
西門慶家去况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傳信
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
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赶脚人回去呼
開門王漢搬行李馱柴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
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
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絕知
老爹死了好上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柴打開
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
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七雪花銀
兩便問這是那里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
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因
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
倒也罷了之輸心之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
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
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前番不傻如今他已是

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事你送與他一半交
他招詔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子兩
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
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
發不出去怎了得此一子兩現物尚舍不老婆道你看沒才料
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搗鬼兄弟留幾
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
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
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西門官人固當以就尋去你我
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

天理了惡人何嘗不解此老婆道自古有天理
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西門
如生當亦無辭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掉桌三牲往
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
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
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
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此處却入月娘
愚使月娘能柔順以接物或尚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
娘無私無才一味隨意驕人西門死不幾日而千金之失
由于一氣月娘不肖為何如此所以道因拐財必一篇話
入月娘而售色拐財又為西門因果月娘罪案也
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

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
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不肯萬肯有何說哥不肯
嫂只顧去等我打碎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
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催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
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迤上東京去了自苗青處
明前帳而去正是可嘆可嘆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
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做
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鬼韓

大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
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
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
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
去了船不知在那裡以東京嚇之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
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如死何以對西門
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
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
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閣
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

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真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只如此帶出。請表子頑耍，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開了對門段舖，廿幾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去了二個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收。

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一人割衿做了親家。七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又輕七送下一千月娘一罵之失，爲何如作者之罪。月娘真無處不形其惡。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風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當日

出妻獻子之心至此冰冷西門雖死此話只好在家對我
月娘是與其謀此時自問當何如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
罷更休題了月娘听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買頭
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
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敬濟不經事來保便說姐夫你不
又如此點出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
不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了你十分把弓兒
滿進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拚大說話你年
不知事體我莫不脫膊兒住外撒不如賣了是一場
敬濟听了使性兒不管了不經事他又不等月娘來

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
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
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見昂七大意
不收一路叙其強橫直令人爲千古有固有家者孤說道
兒寡婦放聲一哭高天茫茫上何處消此恨事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
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边吃的醉
七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
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
娘一声兒沒言語此處方知蕙蓮承寵一日東京翟管家
必用惠祥怒言之妙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與致賻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

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子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叫你娘子，人家不知事。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特為千古有國有家痛哭。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吾不知作者有何忠憤，墓此恨事。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箇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七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捧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這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玉樓房中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所為妻兒，越避不各，自尋頭奔者非乎。以此就差來保催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來保之惡如此總共十成，寫其惡以與來保解嘲，又為孤兒寡婦刻骨動頭寫冷字也。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爭一個會紆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

兩定元寶來何不分出一分這來保還克了一錠到家只

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

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

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

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

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

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

村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

伶百俐一口一声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

里還在他手里討針線哩世情固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歲

他不盡一語便孤兒寡婦淚已盈把矣打發他酒飯吃了與他銀子又不

受辜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

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留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

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

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每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

祥妻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

面衣服珠子簪兒插金戴銀從新二字往王六兒娘家玉

母猶家扳親家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

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繼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

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

審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
兒又有一般小厮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
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
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方知
如惡言文字之妙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耀說衆人你每只好在
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
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自是苗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
箱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声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同思
松下吃茶苗青常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
亦可以無恨來你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

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提明惠祥愈知前
里伏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
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幾件首
飾衣裳此惠蓮說借物何如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濟撒
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
水鴉兒吃草此日因自氣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
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繇頭兒
和人裏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眼前無亂心
裡也氣得沒入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
係就大刺七和他舅子開起個布舖來發賣各色細布不知

豎計爲誰豎計娘日逐會親友行人情不知可到房簷底
子又何如來往下開門家去也
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二回

此回人云金蓮文字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
脈也。使不弄一得雙。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使不
有熱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是此回
乃春梅別放之由。而玉樓結果之機也。與金蓮全不
相干。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
私僕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綻止爲一解着耳。不知已
爲此回木香棚伏線。茶藤架不過金蓮約人之地。不
知又爲嚴州伏線。葡萄架本爲翡翠軒各分門戶。却
又爲調婚得金蓮之金針。是此書大結穴大照應處。

寓言羣花固應以此作間架。但用筆入細。人不知耳。用兩詩餘作勾挑。用兩小唱寫淫情。又是一樣小巧章法。特用清脫之筆。以一洗從前之富麗也。玉樓來時在金蓮眼中。將簪子一描。玉樓將去。又將簪子。在金蓮眼中一描。兩兩相映。妙絕章法。寫弄一得雙。却必寫敬濟拏藥材。後文識破奸情。必寫敬濟抱衣往外跑。總是注明西門持家不以礼。而堆藥放衣物於二婦人之樓上。爲失計。且又註明金瓶梅三人之在花園。爲外室也。

陳敬濟者。敗莖之艾荷也。陳者舊也。殘也。敗也。敬莖

之別音。濟莖之別音。蓋言艾荷之敗者也。金蓮者。荷花也。以敬濟而敗。則敬濟是因敗金蓮而寫其人。非爲敬濟寫也。卽後文寫敬濟之冷鋪飄零。亦是爲金蓮而寫。不爲敬濟也。蓋言金蓮之禍。不特自爲禍。以禍西門。卽少有迷之者。亦必至於敗殘凋零。如殘荷敗艾。而後已也。豈特其一已之蓮子無成。殘香零落于污泥者哉。至于陳洪。蓋言殘紅。敬濟于此中脫胎。豈非敗莖之艾荷。陳莖艾乃蓮花之下稍結果處。故金蓮獨與敬濟投。而蕙蓮亦必與敬濟相熟也。上文安沈送紅白二梅花。又有紅梅花對白梅花之

今每不解。何必定寫兩樣梅花。以映春梅觀此。西春
梅羞得臉上一紅一白。方知前文之妙。蓋已寫一漏
泄之春光于西門生前歡賞之時。惟天之禍福之几。
當倚伏如此。不謂作者之筆。竟與化玉等意。作者其
知凡之人。所謂神之謂也乎。
西門冷處。止用金蓮在廳院一撒溺。已寫得十分滿
足。不必更看後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異樣神妙
之筆。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詞曰

聞道雙啣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爲阿誰燒
悵望水沉烟裊雲鬢風前綠捲玉顏想處江潮
莫交空負可憐宵月下雙灣步俏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此後單
出寫
之故自上售色二字一氣寫來便竟章法來脉并并兩個人嚐着甜頭兒日逐白日
偷寒黃昏送暖月娘可謂死矣或倚肩嘲笑月娘死矣或並坐調情搢

第一奇書

八十二回

打揪擣通無忌憚月娘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

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上有話傳與你

月娘死矣一日四月天氣以上一總此下潘金蓮將自己袖的

一方銀絲汗巾兒又自汗巾落麻與王婆狗裏着一個紗

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與敬

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

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

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此琴童當初結下青絲

髮松柏兒要你當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

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藤架為拾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藤架下等候葡萄架立門戶以後

夫葡萄架則夏日正炎是蓮花時候此云茶藤是花事關珊春梅飄落前後章法一絲不苟私會佳期

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

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

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一語寫出許多日干的

日的月娘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

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

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裏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

摘花兒去了一引却是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

敗露之機

事暗七遊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
做甚麼寫月娘惡處直是二十分蓋自西門死後一味滿
心滿意施為全無防閑來妾意與上西門東京去
寫月娘緊守門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同他往花園中去
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
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與西門金扇作上
一遙對章法畫
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
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
處慢七輕搖休教那俗人鬼偷了不俗者
春梅也

婦人看了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了

頭竹發些酒與他吃開在那邊炕屋睡放入春梅不得
頓一頓又春梅豈

如秋菊一類呆人屢寫其為婦人酒醉開在那邊見春梅
明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與後奴豈不知一語相照此
剛用筆暗描是夜等
得雙之影矣然後自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

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洗獨立木香棚下專等敬濟來赴

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听王姑子宣

卷去了月娘可殺始
終月娘壞事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梯已與了

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拱去

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

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藤架下葡萄
架與

茶藤架對照作章法故前有琴童下漆遠望見婦人摘
一木香棚作連鎖章法又出一春梅也

去冠兒、亂挽烏雲、稍稍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
茶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唬了一跳、說、
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說、可我一跳、早是我你、攬便將就罷
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膽大、攬起來、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
字是攬了、你就錯攬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原評謂此處揮
酒醉春梅、閑在炕屋
已明點春梅心事矣兩個于是相攬相抱、携手進入房中、
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
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里、敬濟道、大姐後
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里叫、我只說
在這里下棋、說畢、兩個權笑、做一處飲酒、多時、言風流

茶說合酒是色媒人

又題二句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

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厮搵、罩了燈、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小

詞可知全寫金蓮
不是寫敬濟為証

入門來、將奴樓抱在懷、奴把鋪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
十分怪、嗒將奴脚兒抬、脚兒抬、揉乱了烏雲、鬚兒垂
兩人雲雨纏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
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梢間、堆
放生藥香料。題明見金蓮春
梅苦西門自送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

密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請金蓮

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總為西門復

也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

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搜抱着

嘴。啞。舌。西門有知夫復誰尤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短命

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

檯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

個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

谷也所為兩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嚇

他連忙倒退回身子所以肯吃酒在那邊流屋走下胡梯

穿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春梅我的好姐上你

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

姐你姐夫不是別人姐上上夫我今教你知道了罷春梅

已知俺兩個情孚意合折散不開你千萬休对人說只放

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言你尚不奴伏侍娘

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說然則金蓮婦人道你若

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

睡我方信你上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

臉羞的一紅一白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方只得依他

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檯上反是春梅自解儘着這小

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夥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爲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請做兒女配暗結下燕鶯俦他兩個見今有不憤

雖有後報難償此際之辜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大開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截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婦上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

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所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

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開大所儀門只是閑閉不開用閒筆寫

出外敬濟在東廂房住纏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

尿刷上的響悄忙向窗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

個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

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纏起來

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

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着我听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

臉些兒沒把腰累癱癩了今日白扒不起來月娘如此家法欲人不亂

得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所宣卷來了便伏一線却是插入之筆鬢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便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上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笑的要不得。如此寫來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家中寂無人走而月娘醉夢顛倒如畫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謊了我一跳你趁早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叫你忍痛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寫其昨夜任淫你好友打發他個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陽婦人罵道好

道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

兒來放在窓櫺上假做勻臉照鏡。特照桂兒身分一面向朱唇香

裏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

意融心正咂在熱鬧處忽听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

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边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

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

敬濟道叫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

了婦人便悄上向敬濟說晚夕你往那里去了在屋裏

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

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
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
赶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
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
人道你那里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總有見
之院荒蕪久矣我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
蒜婦人附耳低言悄七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
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
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
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

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春梅拿撚子
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
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
一陣花信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
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為號處上寫花園是就知他
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
推開門進來個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

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
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撲相抱
二人就在院內櫬上赤身露体席上交欢不勝纏綿但見
情與兩和諧撲定香肩臉搵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
哉掀起脚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
鳳顛為雲雨罷獨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用小唱寫之又是章法
兩個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
你潘姥七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
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讓我
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團

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七打發拾錢看七下入

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

敬濟專門假孝子

這敬濟一手接了

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同你
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
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總起來在房中梳頭敬
濟走來回話就門外貼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
人戴又與後張勝是此一映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
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
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
多七上裏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泪來

直照磨鏡一同便叫

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盃
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繇是越
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
他你今日休往那里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
耍忽起一波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
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
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
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里吃了酒來可霎
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弔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
上面釵着思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五樓人醉杏花天

迎亮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

不謂此簪又作此一篇文字金針奇絕怎生

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
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
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
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上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
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妾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七暮七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盞酒醒起來房中掌
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是壁上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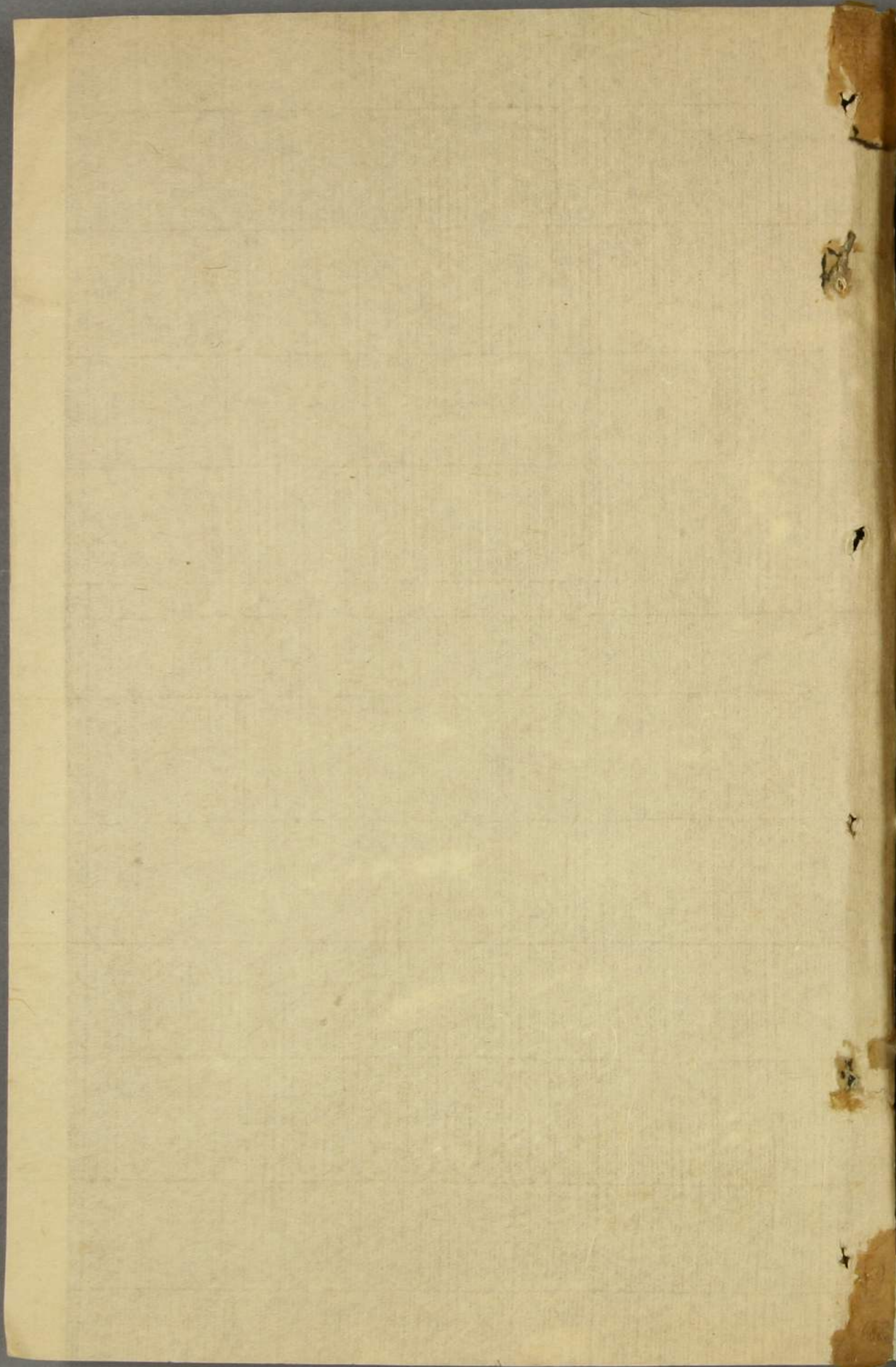
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
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
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边去角門又開了走木槿花下
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蹀着太湖石扒過粉
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寬大恨歸房闕上在心就
渾衣上床搔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見了
裏都睡了悄上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
進來窺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搔着低聲叫可
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眾朋友邀了
我往門外五里原往上射箭西門固要子了一日來家就

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
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
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搥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
还不情上的丫頭聽見是說了又說者却我知道你有伴
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
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快你約
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
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一个要暴日一个你搗的
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
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那是那裡的敬濟道

是那日花園中拾的與琴童前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
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
簪子是孟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此句又爲我認
千真萬真，上面還鉤着他名字。又與西門頭上帶去，金蓮家時一照，你還
我嘆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本
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
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前日他
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有事人自今以後，你是
你，我是我，慕豆皮兒請退了敬濟，听了急的賭神發咒，繼
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

城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疥瘡，等三五年黃病，要湯
不湯，要水不水。此子虛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
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砂，兩個絮聒了一回，見
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換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扯
過，倒背着他，使个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七長姐七短，只
是反手望臉上搥過去，誑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
索性放不下寫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了，頭起身，依舊
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八七二四

十四

